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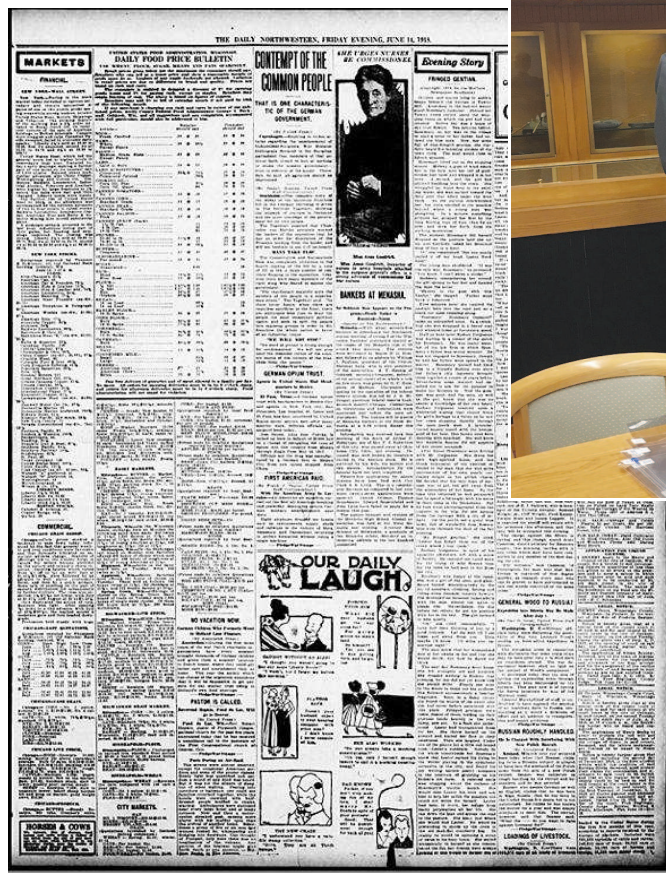
← (上接3版)

一份平实而珍贵的馈赠

与国内外博物馆和藏家收藏的年画以及目前各类年画图录来比照，傅路德夫人捐赠的这批年画年代并不久远，类型未必齐全，品相也差强人意；然而，特殊历史机缘形成的两大特点，却使其成为了海外中国传统木版年画收藏中不可多得的一项专藏。

正如牛津大学东方学院罗伯特·查德(Robert Chard)博士1995年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她不是中国宗教研究的一线学者，也不是受过中文典籍训练过的汉学家，书中疏漏难免；但是在中国年画研究长久的传统中，这本书却是1949年之前最后一本年画生活目击者的笔录”。与之相应的事实是，傅路德夫人捐赠的这批年画是她当年亲手从一家纸店购得（而且一次性买下了店里的全部）或者获赠于友人，并不是从艺术品收藏家或者经销商那里获得的，确实确实是当年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用品。因此，它们集中反映了民国初年北京地区普通百姓民间信仰的真实状态，是某种意义上全景实录。同时，由于其中大部分产自杨柳青、朱仙镇等地，也有少量疑似来自华南和江南地区，为考察上个世纪二三十年北方年画的艺术特点以及年画的销售传播等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实证。明确的时间、地点和人物，不挑选无遗漏的收集方式，使得这批捐献成为背景资料较为确凿且相对完备的文物信息源，对年画特定时段的共时研究以及那一时期民间俗信的相关研究而言，无疑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宝贵资料。

如果说傅路德夫人的收藏和著作，以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标准来看还可进一步完善的话，那她作为民俗生活的观察者、记录者乃至参与者，却有着令人钦佩的周全。伦敦大学中国艺术与考古专业著名教授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1993年在《皇家亚洲学会学报》上评论《北京神仙纸》时说：“中文著作中(像这本这样)让人读起来手不释卷的并不多。年画的功用很好地反映了进庙上香的人们的想法，能窥见当时俗信的概貌，可见人们是毫无芥蒂地消弭了宗教派别之间的限制的。傅路德夫人很好地在她之前研究的基础上，对民间宗教



▲2017年8月，本文作者赴哥大东亚馆查阅资料时与馆长程健合影。

◀傅路德夫人留存下来的照片较少，1918年6月14日美国威斯康星州的一份当地报纸报道了傅路德夫人有关随军护士的政策提案，附有她的照片，时年23岁。

的功能做了彻底的人类学阐释。”的确，傅路德夫人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对中国的民间俗信及其相关物(如纸马、年画、寺庙、神像、庙会、地狱观念以及传说等)进行了全面的参与式观察、采访了可能的知情人并做了口述笔录，收集了相关物证，拍摄了相关照片，因此，她的年画研究不是孤立的，而是在“活态”中的。哪怕以今天的学术标准来看，也不输任何成功的人类学“深描”。

傅路德夫人在《Chinese Hell》的前言中介绍了她首要的报告人，并坦陈了她在田野调查时的困惑与思考：“给中国人的俗信概念分类是不容易的。你在书里读到的未必总是能与你在街上听到的或者你在庙里看到的保持一致。对某人而言的这位‘神’，在另一个人看来则是另一回事。神像的叫法也因人而异，比如我发现我问在北京的朋友和问去庙里的人，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对读书人而言的书本上的信仰与老百姓生活中的习俗也大相迥异。为了掌握普通人的想法，我请教了我的语言老师‘石(音译)先生’。他告诉我他是怎么想的，他从父母和祖父母那里听到的，以及他在《封神演义》之类的书里面读到的。他所讲的都是真正的民间故事——就是说，全是口耳相传的。实际上，他说他讲的有些故事并未被记录下来，是些‘野史’。他并不总是同意书上写的，也不同意别人告诉我的，但是，他确实呈现了一个1932年生活在

北京的普通人对于神和寺庙之类事物的看法。”这种不偏倚地尊重报告人的地方性知识的做法，体现了傅路德夫人高度谨慎的人类学态度和非常彻底的民俗学关怀。《东岳庙》前言里她更加明确地表示，“这本书保留了不同的说法，很多矛盾的观点都被我照录下来。我留下了他的口述里所包含的很多时代的错误。毕竟，民俗是不能够依照历史学的精度去要求的。”她当年的这些做法可谓十分实诚和严肃，现在来看却能给我们带来别样的启迪：民间说法里的那些杂糅、冲突和疏漏往往也是与价值观博弈相关的值得玩味之处。这些建构社群文化记忆的另类细节，本该及时如实照录，然而往往是以“科学”的名义被刻意地涂抹掉了。

傅路德夫人的启示

无独有偶。1915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队克勋(Clarence Burton Day)，在时任浙江之江大学教授期间，发动学生、校友和亲朋在杭州周边为本校博物馆收集了两千多张家庭供奉的纸马，并撰写了《中国乡民的教派：中国神仙纸研究》，他说：“神仙纸为中国传统宗教在本质上具有的统一性提供了证据。中国人的传统宗教植根于久远的过去，和这个民族一样古老。”

傅路德夫人在《中国神仙纸》开篇介绍中国民间崇拜概况时，引用了同辈、同行兼同好的这句话。身为传教士，他们都对精神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的非凡意义有着充分的体认，这句话或许折射出他们关注中国俗信的初心，正如出生于在华传教士家庭、后来成为知名宗教研究学者的休斯敦·史密斯(Huston Smith)教授所言，“想了解这个世界上的人，没有比从理解宗教入手更好的方法了。每个仪式、每个祭坛、每个图像都反映出我们自己内心的某种期望或者恐惧。”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共情式的理解，作为外来者的傅路德夫人与身边的普通百姓长时间地深入交往，终于走进了他们的精神世界。针对那些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的误解甚至偏见，她用年画的事实反驳说：“有人说中国人不信教，也没有信教的传统，但从远古时期起中国人就信奉超自然的力量，祖先也在其列。”她进一步解释，“他们的宗教是一种务实的宗教。中国人认为生活中的问题重大到人类自己无法解决，就会转向亡灵求助，他们曾经是人，理解人的问题，作为神灵又有了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帮到人。中国人认为精神的、超自然的力量存在于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并且关乎自己的生活，每个人都崇拜他认为最能帮到自己的神。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之一，没有对死后灵魂不灭的坚信所带来的祖先崇拜，中国会发展成一个不同的社会”。在英

文世界里，这般朴实妥帖、深入浅出地讲解中国民间信仰的并不多见；而能从中华文明的延续乃至人类发展的大义上，充分肯定中国俗信崇拜的价值而不是贬斥其为愚昧落后，则更为稀罕。她在《Chinese Hell》里说：“中国人的俗信远远早于孔子、老子和佛教这类典籍，它是最为古老的生活信念之一。中国人的神灵，和古希腊的众神一样久远或者更加古老。中国悠久的民俗崇拜，被儒释道三种宗教融合起来，成为所谓‘三教’；人们所崇拜并在寺庙里呈现的，无不源于这种古老的俗信。自然崇拜被糅进了传说，编进了历史故事，被人们的想象修饰，被外来的影响改写抑或结合。伴随着所有的变化，一些基本的信条还是被保存了下来；其中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对生命的信念，所有的生命都在轮回变幻，却坚不可摧，哪怕是地狱之火也无法摧毁。”这种中允平和的比较视角和融会贯通的理解视域，甚至超越了她个人信仰和教义的规训而达到了追求人类普遍真理的高度，其中所充盈的温情与敬意，感人至深。

或许是非学院派的出身，让傅路德夫人总是能以常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人的观念习俗，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到老百姓的日常崇拜活动中去。她最后公开发表的论文是1998年刊登在《亚洲民俗研究》上的《妙峰山》，那时她已经103岁了，可是她还清晰地记得与丈夫和朋友们上山进香的日日夜夜。香客的装扮和行为、香会的组织与活动，配合着十一张黑白照片，昨日京郊香火跃然纸上。她在文末写道：“去妙峰山上香朝圣，太值得记住了。我们一回家就开始念叨，这次旅行是多么值得呀。但直到几个月后的年底，我们才真正知晓它的金贵：我们的朋友怀上了小女儿，而我和我丈夫则怀上了双胞胎。我们是不是取悦了神灵被他们保佑了呀？”

恐怕没有人真能替神仙回话，但无疑，这位跨越了世纪、跨越了大洋的非凡女性，这位以一己生命体认过众生心灵的伟大母亲，这位毕生致力于阐释中国民间信仰的异域友人，一定得到了她所深爱的生生不息的古老文明的祝福。

附记：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程健馆长和图书馆员王成志博士的诸多帮助，南京外国语学校刘玉儿同学对本文亦有贡献，谨致谢忱。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